寒枝瘦

天一冷，花叶落，寒枝瘦。

一棵树，经历春的新生，夏的荼蘼，在寒天褪尽花叶，剩下光秃秃树枝。

树枝穿破苦寒，虽枯瘦，却带着倔强的韵味。这何尝不是一种风景？一棵树，需要春夏的繁华，也需要苦寒的积蕴。寒枝，是一棵树生存的智慧。寒枝瘦的背后，是树的收敛与积累。

人如树，再璀璨的人生，也需要三两寒枝相伴。

泛泛之交，酒肉之友，如春夏的花叶，终会在寒冬来临时，飘落凋零，离你而去。哪怕你尽心灌溉，全心以对，也改变不了。于是，人生冷下来的时候，唯有两三寒枝。但这寒枝，却是苦寒日子里的依靠。

没有寒枝的生命，多的是浮夸，少的是沉淀。总有那么些时候，我们需要收敛自己，默默地积累，才能迎来人生的另一春。否则，哪怕春天来临，唯有挥霍殆尽而缺少韬光养晦的生命，也无法在春光里一展新姿。

很多精彩，是因为苦寒里的寒枝，从此长在生命里。

像有些人，经历生命的寒冬。在难熬的日子，不言放弃，默默积累养分，等待机会的来临。熬过这道坎儿，那些曾经的苦难，就此成了人生财富。

人有傲气。这傲气，是富贵安逸给的，未免显得浮夸不实。安逸富贵，带给一个人的，往往是目中无人的傲。还有一种傲气，如树的寒枝，是从苦寒中来的。这样的傲，嵌在骨子里，是对困境的不屈与奋争。

一个人，日子再姹紫嫣红，也需要那么三两寒枝，为自己降温，不忘苦寒之得，才能在炎凉之间行走自如。 **（据《安徽商报》）**

甜—苦

人天生趋利避害。味蕾上，亦是如此。

舌尖上，自然是以甜为利，视苦为害。甜食，让人心情愉悦；苦味，就算下咽，亦得耐着性子，令人避之唯恐不及。

贫乏年代，小半碗糖水，都能让甜味，在舌尖上绽放。日子苦，那一点点甜，显得尤为可贵。可富足的年头，甜越来越显出了弊端。食甜太多，身形走样不说，于健康亦是大患。甜蜜世界里，一不小心，让人吃足苦头。

渐渐有人转而趋苦避甜。

苦，多半与清火连在一起。苦瓜，苦菜，可败火清毒。平日里，日子甜，味蕾甜，甜得过了头，来点苦，调剂一下。饮食如此，人生亦是。

饮食与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饮食合理，就得甜苦搭配。人生要健全，也得甜苦交织。就有了吃苦教。对于生长于蜜罐的人，来点生活的苦，使其知道甜得来不易。无异于甜蜜人生中，一剂清毒败火良方。

可哪怕是良药，也怕过犹不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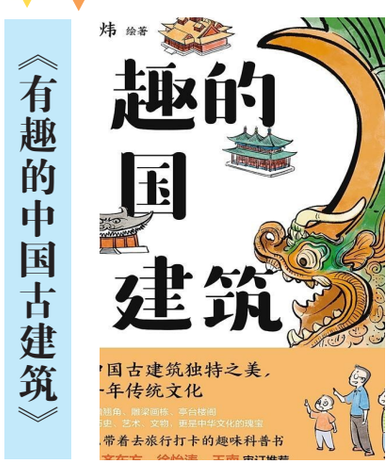
就像一个人，身子虚，体弱虚寒。偶尔来点苦，倒也不碍事。可若是一味食苦，太过寒凉，反而适得其反，让身体更加不堪。

人生，何尝不是？苦过了头，容易心生怨怼，怨身边的人，怨周遭的社会。久而久之，长成了事事都看不顺眼的愤青。日子，苦惯了，也就习惯了苦味。日后，哪怕有甜，可在这样的人眼里，依旧能鸡蛋里挑骨头，从甜中挑出苦来。

一道佳肴，讲究的是搭配，苦尽甘来，苦中带甜。一个人的人生，同样也不能尽甜尽苦。一味趋苦避甜，同样是拖垮人生的大忌。

（据《安徽商报》）

■ 荐 读



《有趣的中国古建筑》

作　者：杨大炜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

《有趣的中国古建筑》有近500张插图，作者尽量使用更少的文字、更通俗的语言、更详细的图来说明问题。书中所举的古建筑案例，兼顾了典型性和多样性。

哈巴湖赋

许金平

宁夏哈巴湖兮者，名驰西北之遐迩，物华之神秀者也。居盐池县中北，毗邻陕西定边县、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与灵州之关，重湖复关之隩，四会五达之庄，乃花马寺国家森林公园景区之一也。

夫观其湖，似青玉点缀绿洲，碧波涟漪，如豆蔻少女之乌眸，扬帆畅游，惠风伫芳于阳林，醴泉涌溜于渠沟。非桑梓之人，谁知多年前此乃不毛之地乎？

昔者黄沙漫天地，茫茫蔽眼，今已水草丰美，杨柳依依。昔者众鸟难飞地，今已蓝天沃野，莺啼芳菲；昔者物产贫瘠地，今已幽林穹谷，硕果生辉。

不曾忘矣，新中国初建百废待兴。为守卫边疆，热血儿女支宁响应。逢春之季，寒风横扫，沙尘万里，落地成丘，挂衣冰凌，隰壤濈漏而沮洳，林薮石留而芜秽。建设者沐雨栉风，砥砺前行。防风固沙兮，生态渐佳，四万亩林木沐春雨而茁壮，无数计白鸥迎阳光而飞翔。

尔其哈巴湖保护区，三代林场人持续草方格固沙，以场当家，百万余亩，种绿无涯，植物斯生，动物斯止，众鸟翩翩，嘉卉灌丛，蔚若林霞。昔日黄沙荒陬不复存，今晨硕果盈枝令人夸。

今观哈巴湖，鸟鸣佳树间，树沐阳光下，其四野畛畷无数，流水潺潺。膏腴兼倍，山林幽峡，川泽回缭，珍树猗猗，奇卉芳颜。蕙风如薰，甘露如醴，胡杨相临，硕果灌丛，围木竦寻。篁篠怀风，蒲陶结阴，蒹葭凌波而纯茂，绿芰泛涛而悠闲。昨日沙烁丘包，今已花蔓缚石，绿色画廊，遥伸远方，大美之图，岂不考其如何治沙成功之画卷乎？

七十载封沙育林，生机盎然 。三大流沙带绿意葱葱，遏毛乌素沙漠之南延。建农田防护林网保护区，成民众脱贫致富生命田。

于是散涣夷陆，亭皋千里，靡不被筑，掩以绿蕙，被以江蓠，糅以蘼芜，杂以留夷。布结缕，攒戾莎，甘草襄荷，蒇持若荪，鲜支锁阳，揭车沙芦，布濩闳泽，延曼太原。离靡广衍，应风披靡，吐芳扬蕊。

尔乃考其四时，春则西陂葱绿，冰水相融。夏则鳞被菱荷，鸭浮碧波，秋则五彩斑斓，相映蓝穹，冬则峻山残雪，涉冰长虹。

于是考其兽则沉牛野狸，鹿走猿奔，其羽族也则有晨鹄天鸡，斑嘴鹈鹕。涉青林以游览兮，乐羽族之群飞，天泱泱以垂云，泉涓涓而吐溜。观此之景，岂不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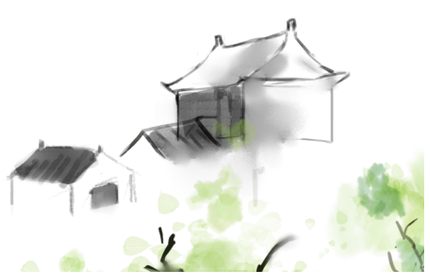
于是乎黄甘橙榛，枣红樵柿，绿烟金穗，晴光峰外绕，翠色望中收，蔼华实之蔽野，漫黍稷之盈畴。美景良辰，不有宴游，何以写兴？

于兹乎天清日晏，携友登阶，东瞰目尽，西畅无崖。览斯堡之所处，实显敞而寡仇。清溪分界，凫鹭振鹭，靡木不滋，无草不茂。把酒赋曰；

哈巴湖美，愚公移山，生生常厚，洵美不渝。倬诡之地，胡杨映水，物华魁殊，粲以成章，爰以此词，播洒馨香。

（作者简介：许金平，女，银川书画院专职书画家。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宁夏诗词学会主席团委员，诗作多次在区内外展赛中入选获奖，曾多次入选泸州国际诗酒大会等诗词主题大赛等，诗作散见于《中华词赋》《朔方》《宁夏文史》《黄河文学》等杂志。）

在林中 在云端



浦源村位于福建省周宁县，村里的溪水似乎与别处不同，澄澈之中有斑斓的色彩，沉静间涌动着盎然生机。只要你掰一小块饼干往溪中一扔，浅红的、墨绿的、洁白的、乌黑的、金黄的鲤鱼就都围了过来，在水里嬉戏追逐，拍打出阵阵水花。

溪名鲤鱼溪。溪中鲤鱼修长、精瘦，鱼唇很厚很软，鱼身有不同颜色，鱼背上有一排倒刺，头部还有两条威武的黑须。天黑下来时，它们集合到桥下过夜；洪水来临时，它们躲进溪石缝里；春暖花开时，它们悠游于溪中，仿佛并不曾遭受寒冬的雨雪。

溪旁还有300多亩荷苑。如田野般在山间铺展的荷苑，有一种明媚之美。荷在池塘中摇曳，叶在微风中颔首。在浦源村的荷苑旁站久了，人会像在溪里洗过一样，变得清爽起来。

溪水继续往前，离开浦源村，在森林中蜿蜒前进，直到遇见断崖，从高高的山崖落下，形成九龙漈瀑布。水自悬崖峭壁起飞，翩翩然落在深潭壶穴上，而后又蜿蜒曲折地向森林中遁去，飘荡的水汽给林木覆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九龙漈瀑布共分9级。第一级瀑高近50米，宽70多米，盛水期可达80多米。雨水充沛时期，瀑布彻底撩开面纱，好像自云端生出，从天上奔来，怒吼着，呼啸着，在空中飞舞欢歌。看着如此豪迈壮阔的九龙漈瀑布飞流而下，人们很难相信，这竟是由柔软的不可握住的水珠汇成。

鲤鱼溪古典幽静，九龙漈瀑布磅礴壮阔，它们的水似乎都可以溯源。然而，在古称“八闽首景”的滴水岩这里，水却变得无法追踪。滴水岩位于周宁西南的礼门乡境内，水从雄伟的悬崖峭壁间飞泻、弥漫、飘洒，如大珠小珠落于碧湖之中。据说滴水岩上方并无溪泉。水从哪里来呢？大自然的神奇，真是永远也说不清楚。

水赋予周宁这座山城以灵动之美。周宁平均海拔800米，森林遍布，绿树葱茏，人称“云端之城”。周宁的美源于自然恩赐，但更大程度上归因于人的努力。在绿色生态理念指引下，周宁人努力开垦荒山、植树造林，发展林下经济：养蜂、种草药、栽葡萄……同时还开发餐饮、民宿等。每种下一棵树，就种下一份绿色的希望。如今，周宁县的林地面积增加了50多万亩，森林覆盖率由原来的40%增长到70%。山更绿了，水更清了，人们的家底更厚了，大家的脸上都闪耀着喜悦的光芒。

在周宁，既有溪流的润泽，又有林中的经济劳作、人们的烟火日常。这是自然的恩赐，亦是人力创造的成果。

（据《人民日报》）

城墙根儿

繁华的城市终究没有忘记对文明的极致尊重，一段留存于高楼大厦下的老城墙，一横一丁的砌筑构建中镶嵌着源远流长的底蕴，让市井百姓时常触摸着城市跳动的脉搏，追忆着远去的时光。

黝黑且长满青苔的条石已经风化剥落，凹凸不平里落满了岁月的尘埃，显得厚重沧桑。绿荫盖天的黄葛树、银杏树的根系裸露，紧紧抓住城垣，顽强的根须或咬住石缝或贴紧石壁，不畏风吹雨打地蓬勃着生命的绿意。城巷里吹拂着清凉的微风，从脚下的青石板飘过，依然还有唐诗的韵致抑或是宋词的平仄，与城墙根儿的光影融为一体，成为看得见、摸得着、忘不掉的隽永印记。

伫立在城墙根儿，记忆就瞬间回到从前时光，似乎还那么清晰而明朗。

城墙边卖爆米花的阿婆很慈祥，总是把一分钱一筒的爆米花垒成“冒儿头”递在馋猫似的娃儿手里。看见没钱买爆米花的娃儿围着摊位抿口水，阿婆笑笑，给娃儿们一人一把，顺势摸摸娃儿们的小脑袋。末了，阿婆摇一把老蒲扇歇着，喝几口酽酽的苦丁茶。

“磨剪子抢菜刀”的声音从城墙巷口灌进来，城墙人家的主妇们便从院落里出来，或磨剪子，或抢菜刀。这两样当家的行头是万万钝不得的，得锋利有刃，得好用好使，方才让小家日子过得顺溜、滋润、安逸。满院子的娃儿围着师傅的长条凳，看钝笨的刀剪在师傅的磨刀石油石上不一会儿就变得又利又亮，顿时欢呼雀跃起来。

斑驳的老城墙是很有故事的，既有孩子们的，也有大人们的。

蝈蝈在草丛里叫着，就吸引一群娃儿扑过来扑过去。小伙伴们把逮着的蝈蝈放在透明的玻璃瓶中，脑壳碰脑壳地欣赏把玩半天。树上鸣虫的歌声飘进娃儿们的耳鼓，就像把童心勾去一般。大家仰头望去，小眼睛极速搜寻虫声的来源。不一会儿，娃儿们手拿顶端粘有蜘蛛丝的细竹竿，便开始了对树上鸣虫的“合围”，从城墙根的这头到那头，竹竿林立，童声飘荡，人影追逐。抓不到鸣虫的娃儿也不失落，顺手用竹竿粘住几只大头“叮叮猫”，高兴得一蹦一跳的。

城墙根儿下，几张竹凳，一盅沱茶，一方棋盘，就构成了大人们消闲的绝妙空间。下棋的双方都以高手自居，互不谦虚地在嘴上嘀咕着激将对方失误的言语，但“一子既落，举手无悔”的规矩是约定俗成的，双方均严格遵守。已处成哥们儿的老邻居即使在棋局上争得面红耳赤，一到饭点需要喝二两时，又挨得紧紧的，十分亲热，直到把舌头都喝得有些捋不直了，才迈着醉步晃悠悠地回家。

城墙根儿的人们或许是被城墙文化熏陶着长大的缘故吧，无论是位置还是情感上，都一家一家紧贴着，一点都不生分。哪家摆在门口的煤球炉子熄了，隔壁的肯定会帮忙生火，不让辛苦奔活计的邻居回家来面对的是冷锅冷灶。突如其来的偏东雨雷阵雨来了，人们首先是抢收无人在家的隔壁邻居的衣物之后，才抢收自家的衣物，而往往是自家的衣物早也被淋湿了。再有，左邻右舍间借半勺醋、讨一勺盐、找点针头线脑的情形很是有趣，大伙相互之间均是礼貌有加、客气有加的。哪怕是刚刚才拌嘴斗气的隔壁俩，这会也像自家姐妹兄弟似的，之前的小故事早已经翻篇了，独留下的是“千金难买邻里亲”的那份情分与缘分。

出得城墙拐角，就是一条流淌千百年的江水，高低不平的石梯坎路可通向河边。沿河的煤船、沙船、菜船像一道风景线，让老城墙下的娃儿们百看不厌、百玩不倦：夏天涨水季节就用“捞兜”“撮箕”等渔具捕鱼捉虾，在滔滔江水里“放滩儿”“打水仗”，或搜集大小不一的鹅卵石玩着古老质朴的游戏；枯水期的冬天，则隐藏在枯草丛中，用苞谷籽作诱饵，找一个硕大的簸盖或竹筛并牵一根拉索，待麻雀进去觅食时迅速拉线，让麻雀成为盖中之鸟或筛中之鸟，小伙伴们天真的笑声飘荡在空旷的河滩上空……或许，正是因为老城墙护卫了老城的幸福与安宁，大江大水滋养下的娃儿们，才与城墙根儿这么熟稔，有时像伙伴一般，有时像亲人一样。

（据《中国城市报》）

茶味中年

年轻时喝茶，难免带着几分身在茶中不知茶的味道。

那个年纪的人，茶香入口，眼里却满是茶之外的世界。茶香之外，缤纷而多彩，理想与憧憬的浓烈，远胜过茶水的淡薄。于是，人喝着茶，心思却在茶之外。茶，更像是被隔绝在年轻世界之外，可有可无的点缀。

很多人是在中年之后，才开始真正接纳了茶。

一壶茶，最美的姿态，是茶叶舒展开来，彻底将自己打开。于是，味道淋漓尽致地释放出来。也非要等到这样的时候，茶的好味道才会慢慢浮现。

而一个人，品茶的最佳姿态，同样是舒卷。年轻时，对人对事，总习惯将自己捂得紧紧的，不轻易袒露内心，也甚少向人打开心扉。总认为在奋斗的道路上，尔虞我诈，不用面具将自己伪装得滴水不漏，难免让人有机可乘。

用这样的心态品茶，结果可想而知。茶，可清心。但前提是，一个人得能将自己完全打开，彻底接纳茶作为心的一部分。否则，茶与心，隔着厚厚的隔阂，未能进入何来清心？

而要将自己打开，往往需要在有一定的年纪之后。比如，一个人到了中年，尝尽了冷暖，看淡了名利。更多时候，愿意将自己像一片茶叶，彻底舒展开来。当一个人彻底被打开后，茶香迎面而来，心与茶的邂逅，便是愉悦的相逢。

以这样的心来品茶，遇见的不仅是茶香，更是茶魂。一杯茶的灵魂，在于清心涤尘。而唯有在将自己的心彻底打开后，才能用茶香洗去心上的蒙尘。如此品茶，人淡如茶，茶清似心。比起一个人捂紧心门，将茶拒之于心外，可谓天差地别。

人到中年，就像沸水中的茶叶，从捂紧到日渐舒展。对于茶，也从人茶亦茶，到敞开心扉接纳。茶香氤氲中，迷人的不仅是茶，还有生命如茶叶般舒展淡然的坦荡。

（据《安徽商报》）

漫 步

天空灰白的脸贴在窗帘
把我从梦中唤醒
清风挽起我衣袖
送出天宝西街5号的门庭
街道，还有些朦胧
维也纳酒店闪着灯
更多的店铺尚在睡梦中
两侧的银杏树、毛白杨媲美
装饰成绿色的屏
垂柳愈加风流
冬青愈加繁盛
勾勒出小城家园风光的生态美景

天空已然泛青
黑白向彩色演进
热闹渐渐取代了寂静
多了老者佝偻的身躯缓缓移动
增了中年大腹便便奋力前行的身影
健硕的跑者和骑士交织在十字路口
像极了拉满待射的弓
环卫工在紧张忙碌
梳理着小城精致的妆容
各自相安
漫画成一幅井然有序的和谐剪影

天空渐渐绯红
景物愈加鲜明
公园人群摩肩接踵
晨练大众各显神通
早点摊人气渐浓
公交车依序运行
医院体检车前排起了长龙
构成小城吃住行医的烟火市井

大阳从树梢跃然东升
我也准时返程
码表11360
体验了热量释放的轻松
盘坐，冥想，放空
腹稿一天的工作内容
感恩苍天厚土安泰和平
感谢读者恩公相伴时空
生命历程漫步般简单从容

（作者简介：史建伟，河北邢台市诗词协会会员。）

藏大美 秋霜有意

霜降是秋季里最后一个节气，从此将走向冬天了，所以秋日收藏之大美会在此时尽情释放。

枫树、黄栌等树木开始漫山遍野地变成红黄色，红红黄黄如火似锦，非常壮观，正所谓“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霜降过后，正是登山看红叶的好时节。

路边的银杏叶也将近全黄了，此时的银杏树实在耀眼，积蓄了三季的力与美，都要等此时的绽放，以至于它在春的葱茏、夏的茂盛，通通都被遗忘。

秋日霜降之后，萧肃之气开始凝聚。这种肃，形成一种秋天特别的白色日光，天地清寒，如欲初雪。《孝经纬》曰：“霜降，气肃露凝结而为霜矣。故云‘驷见而陨霜’。”古人认为，当驷（房星）出现在夜空时，开始落霜。霜是因为天气变得肃杀，使露凝结形成的。因霜的冰冷、莹洁，使“霜”成为一种特有的审美意向。

人们把菊视为候时之草，古籍上记载：“霜降之时，唯此草盛茂。”迎霜盛开的菊花，称为霜菊，因加了“霜”，就俨然一副傲视冰雪的姿态，“坐看池莲尽，独伴霜菊槁。幽姿强一笑”，即使万物终将摧倒枯残，菊还有傲霜一笑。白居易写下《咏菊》：一夜新霜著瓦轻，芭蕉新折败荷倾。耐寒唯有东篱菊，金粟初开晓更清。这也是菊花与君子之德的共通之处吧。

“枯草霜花白，寒窗月影新”，霜杀秋草，秋末的草谓之“霜草”。白居易说“霜草苍苍虫切切”，晚秋的草，不仅败，而且枯硬、蓬乱。李白曾写“自笑镜中人，白发如霜草”，这霜草当然不单单形容白，还有一分枯槁、毡乱，更加凄惨之味。“塞草遥飞大漠霜，胡天乱下阴山雪”，广袤的霜草却独有一种英雄之气。

色彩上，霜后的青瓦，称为霜瓦。宋侯寘《浪淘沙》词有：“晓日掠轻云，霜瓦鳞鳞。”古代的青瓦白墙，天然一幅水墨图景。而覆霜的瓦，负暄之后，晶光闪闪，如鳞之幻。

暮秋冷夜里的月亮，叫“霜月”。霜月清冷，南朝鲍照有句“散漫秋云远，萧萧霜月寒”，这种夜凉如水的凄清，让人容易感怀，容易思念故人，容易心境变得苍茫。所以，秋天带来的伤感，真的不是天气变冷这么简单，而是大自然以隆重的形式宣告，万物已进入新一轮的沉寂自省之中。 **（据《文摘报》）**